

完全版

十 時 不 虛

搜神篇

風和
九霄

一遇風雲便化

金麟堂是地中



马荣成 著

远方出版社

風雲

②

搜神篇

马荣成 著

远方出版社

内容简介

失忆的步惊云在流亡中遇到了一个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也是失忆的人，并同为老嫗收留，过起了平凡而幸福的失忆生活。一天后外来了一个流浪少女，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这个平凡而幸福的人性家庭便和一个叫“搜神宫”的神秘帮会发生了纠缠，从此失去了平和宁静。

把步惊云从大浪中救走的白衣少女找到步惊云，直陈其爱，步惊云不信搜神宫的“神姬”会爱自己，但二人死去活来的经历证明神姬的真情。神姬为救被“战神”打死的步惊云，将自己的“移天神诀”真力转度给步惊云。步惊云为救死去的神姬，冒死去闯雷峰塔，寻找“法海和尚”的孟钵。雷峰塔下地底深处，与战神大战与聂风相逢，奇之又奇的诡杀中终于得到了法海的神器“孟钵”，救活了“神姬”。

步惊云因兄弟阿黑为搜神宫之神所挟，持神器“孟钵”往四川海螺沟地底的搜神宫去见神，谁知一见到神，竟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活了二百多年能长生不老的搜神宫帮主“神”，竟然是又一个步惊云！

主要人物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阿铁——即在乐山大洪水中被冲天排浪打昏死失去记忆的步惊云。

神母——即百多年前白素贞的仆从小青。

雪缘——搜神宫之神姬，痴恋步惊云。

大神宫——搜神宫大管事，欲强占神姬雪缘。

神——搜神宫宫主，因修炼神功已活了三百多年，一个异常神秘的地仙式人物。

目 录

第一章	失忆步惊云	(1)
第二章	众里寻他	(21)
第三章	妖 夜	(62)
第四章	长 生	(72)
第五章	惊 逝	(92)
第六章	死神再生	(117)
第七章	石中之神	(126)
第八章	惊 遇	(144)
第九章	摩诃无量	(155)
第十章	他比声音更快	(171)

第十一章	神母的面具	(185)
第十二章	法海传人	(199)
第十三章	第三个步惊云	(213)
第十四章	留给最爱	(225)
第十五章	孟元帅	(232)
第十六章	十殿阎罗	(240)
第十七章	双神会	(254)
第十八章	两面惊云	(273)
第十九章	神 墓	(289)
第二十章	五神之谜	(300)
第二十一章	长生不死的代价	(319)
第二十二章	情爱原是高难度	(361)

第一章 失忆步惊云

汗，一滴一滴地自他的额角流下。

少年正在匆忙赶路，赶得好不辛苦，然而脚下所踏着的路，也不知是否他应该要踏的归途？

纵然渺无方向，脚仍是一直向前，一直向前，犹如一头孤魂野鬼。

身前身后，尽是杂沓的影儿，影影绰绰；少年瞧真一点，只见影儿尽是愁眉不展的百姓，像在逃难……

逃难？

逃往哪？

少年极目一望，却见这些人原来并不是在逃难，而是在轮候……

他在不知何去何从之下，六神无主地步近这班在轮候着的人群。

但见人群整齐地排列，严如一条巨龙，蜿蜒也有数里，为何竟有这么多的人在轮候？他们在等些什么？

轮候的群众中，一个年逾古稀、牵着一个六岁男孙的老公公瞥见这少年一脸疑惑，不禁慈和的逃：

“少年人，你呆站在这里干啥？快到人群后排轮吧！”

那个孩子也睁着一对大眼睛逃：

“是呀！否则天色一黑，便要饿着肚子再等明天了”

少年犹不解问：

“老公公，你们…在轮候些什么？”

老公公有点哂笑，道：

“米粮呀！我们全是灾民，你不是本土人？”

少年摇了摇头、恍恍惚惚的道：

“我…我不知道自己是哪儿的人。”

老公公又问：

“那你叫什么名字？”

少年双目立时又泛起一片迷惘，答：

“我…我连自己的名字也记不起来了。”

此语一出，人群中顿传出不少窃窃私语，毕竟老公公年纪较长，早知道是怎么回事，叹道。

“唉，又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准是给洪水吓坏了。少年人，你饿不饿？”

少年脸色乍红，并设有答，不过他的肚子却“咕咕”作响，替他回答。

“真可怜！”公公从怀中掏出一个干枯不堪的馒头，递给少年道：

“孩子，先吃了再说吧！”

“谢谢老公公！”少年连忙接过，毫不考虑便大口大口吃起来，可知饿了不少时日。

那个男孩在老公公耳边悄悄道：

“爷爷，那是我们惟一的馒头啊！给了他，我们今晚……”

老公公道：

“小定，别这样说！他想必与父母失散了，又记不起自己是谁，好可怜呀！而且大家也是穷人，好应守望相助，我们也快要轮到米粮了，不用担心……”

话虽然如此说，可是那个小定还是紧紧盯着少年在吃着的馒头，猛吞口涎。

少年仅吃了一半，眼角瞟着他，忽然竟不再吃，把余下半边馒头还给老公公，道：

“老公公，谢谢你！我饿得…太久了，一时间吃不下去……”

是吗？那有这个道理？他分明是不忍心再吃。

小定听见他如此说，喜形于色，连忙代他爷爷接下了。一边还欣赏着那留有半边齿痕的馒头，他以为他会把这惟一的吃掉，谁知竟又不吃，不期然异常快乐地对他的爷爷说：

“爷爷，嘻嘻，瞧！还有半边呢！今晚小定决定不吃，用来孝敬爷爷！”

原来这孩子如此紧张这半边馒头，只为一点孝心，真是难得……

少年双目不禁有点濡湿，很后悔适才吃了他那半边馒头。

少年岔开话题，问那老公公道。

“老公公，你说…大家在轮候着米粮，这些米粮…卖多少银两？”

老公公微微一笑，答：

“这些米粮不用银两来买的。”

“不用银两？”少年道：

“竟有…这样便宜的事？是谁…这样慷慨？！”

老公公道：

“是当今一代大帮天下会雄霸的第二弟子一步惊云！”

“是啊！自从发生水灾之后，步惊云便遣送乐山官府一百万两，给他们购粮食和药给我们这些贫苦大众啊！”那个仍在拿着半边馒头的小定一听见步惊云三个字，旋即兴奋地抢着道。

其他在轮候着的灾民甫听步惊云的名字，不展的愁容露出了笑容，齐道：

“不错！步惊云是我们的大恩人哩！”

“步惊云？”少年乍听这三个字，只觉心头一阵颤动，可是想了又想，犹理不出半点头绪来。

这三个字，似乎在他空白的脑海里曾占着一个角落。然而，迷茫地，他始终找不着半点蛛丝马迹；那些很久很久以前的记忆，仿佛“下落不明”。

那个小定仍在手舞足蹈、眉飞色舞的道：

“依我想，步惊云一定十分高大威猛，经常行侠仗义，我真想见一见他啊……”

“啊”字刚刚出口，突然又听小定再次“啊”的一声；原来他手中的馒头，倏地给人一脚踢飞，滚到地上，染满了砂尘。

把馒头踢飞的是一个高瘦、作商贾打扮的人，他身后正站着两个剽悍随从。

小定眼见馒头下地，情急高呼：

“啊，我给爷爷吃的馒头啊……”

虽是半边蒙污的馒头，然而在饥寒交迫的境地，小定还是赶忙想拾回来再洗干净，可是正抢前俯身，刚把馒头拾回刹那，赫地，那个高瘦的男人一脚踩在他紧握馒头的小手上，“咯噔”一声，小手和馒头似要一同被踩扁当场。

“哇！”小定痛得高叫起来，老伯也即时惊呼：

“小定！”

急忙跪在那个高瘦的男人跟前，“咚咚咚”的叩了数个响头，乞求道：

“柳老爷，求求你…放过我孙儿吧！”

这个高瘦汉子原来唤作“柳坚”，本居子乐山来受水淹的“昌平镇”；他原是一名土豪的师爷，乐山一带无人不识；后来不知为何时来运转，顿摇身一变成为暴发户。

柳坚一脚踩着小定的手，一副不可一世的暴发户咀脸，犹在气定神闲的笑道：

“谁叫你孙儿这样崇拜那个什么步惊云呢？哼！那个家伙算是什么狗东西？”

小定已痛得大汗淋漓，但听他如此侮辱自己崇拜的人物，仍倔强地、天真地驳道：

“呸！步惊云是我们的大恩人，并不是…什么狗东西！”

柳坚狞笑着：

“嘿嘿，真是无知而又痴呆的孩子，你道这个步惊云为何捐助你们？他只是藉此增加声势，沽名钓誉罢了！”

沽名钓誉？是吗？他自己又为这次天灾干过什么？还不是只懂得出口伤人？

说话之间，柳坚的脚始终踏着小定的手，眼看他的小手快给踩扁了。

一旁的村民全都碍于他是恶霸，不敢干预；只有少年人见此西色一变，正要扑前，却给柳坚两名手下使力擒住。

少年人虽记不起自己是谁，但仍能分辨是非，眼见这个唤作柳坚的人中渣滓如此虐弄小孩，他咬着虎牙恨恨道：

“废物！自己发了财…却不立品，不好好…捐助灾民，反而不甘看见…别人捐助，这样的小人，一定会有人惩戒你！”

柳坚闻言脸色一阵铁青，因为少年说正了他那颗小人之心。

可是他忽又化青为笑，道：

“呵呵！少年人，你竟对本大爷如此说话，真勇敢呢！大爷一定会对你好好整治，不过在整治你前，也须向你解释一下，到底本大爷家财百万，为何也不捐助一文啊！”

少年人狠狠的瞪着他，没再搭腔。

柳坚道：

“其实啊！本大爷最信因果了！正所谓种善因得善果，富贵贫贱，全因自己一手造成。本大爷能会享富贵，兼且逃过水灾大难；当然西为我是大大的好人了……”

他说着一指那些正饿得有气无力的村民，高声道：

“相反来说，这些灾民所以遇上水灾，只因他们根本就是坏人，既是坏人，便得要承受恶果，有此报应真是大开眼，而我啊……”

他歪着咀角向少年邪邪一笑，道：

“我既是好人，便绝不会捐助坏人的了！少年人，你明白没有？哈哈……”

柳坚说罢顿纵声狂笑，两名手下也附和地大笑起来。

他仍然未移开正踏在小定手上的脚，那个老公公依旧在声声“柳老爷”的跪地求饶，少年勃然变色道：

“嘿，你这样…歪曲天理，草菅人命，难道…这些人便没有娘亲吗？别忘记！你也是由你娘亲所生的！”

柳坚想了想，笑道：

“是啊！我差点把我娘亲也忘了！年前我把她赶出街头，不知她可有饿死呢？”

说着又再高声大笑。

“畜生！”少年人便得咬牙切齿，可惜被两名手下制着，动弹不得。

柳坚看着他咬牙切齿的样子，感到畅快极了，索性变本加厉，踩着小定手儿的脚更用力了，小定立时痛得一声惨叫。

柳坚道：

“骨头折了尚可救，踩扁了便无药可救，这只小手是废定了！我最喜欢看见坏人受尽折磨，少年人，我知道若我把他的手废了，你一定很痛心的，是不是？”

他这个问题根本并不打算少年会回答，他只是一边说一边脚上加劲。

此时那些灾民瞧着也觉心中不忍，有些人壮着胆子道：

“柳老爷，求求你…高抬贵手吧！毕竟小定还是个…孩子……”

柳坚反唇相讥：

“哼！你们装什么慈悲？他手废了与你们何干？他若因此而死，少了一个废物与你们争吃，岂非更好？哈……”

柳坚又再拼命使劲，誓要把小定的手踩扁不可。

“柳老爷！不……”那老公公仍在哀求，老泪纵横，更突然一手紧抱柳坚的腿，柳坚一怒之下大脚一伸，当场把老公公蹬开，老公公脑袋随即撞到一块大石之上，“噗”的一声，当场脑浆迸射，死了！

“爷爷！”小定眼见爷爷死了，急忙放声惊呼！

柳坚见自己错脚弄出人命，也是一愕，连忙缩腿，小定立时强忍痛楚，乘势扑向他的爷爷，拼命摇晃着他，哭着呐喊：

“爷爷，你不要死啊！小定还有半边馒头要给你吃啊！爷爷！你答答小定啊……”

他慌乱地把自己那只血肉模糊的小手递到他的爷爷面前，那半个馒头早已变为一团泥浆般黏着他血淋淋的手，情况异常惨厉，可是，他的爷爷已永不会答应他了。

柳坚一步一步的向后退，也许他亦未料到会酿成惨剧；这种小人，平素不帮同胞，只会欺压同胞，到了这个时候，也只会畏罪潜逃……

然而就在他刚退出一丈之际，霍地，身后竟有一个冰冷的声音道：

“你，这畜生。”

柳坚惶惶回头一看，只见适才被其手下擒着的少年，此刻不知如何竟已站在他的身后。

最令他意料不到的是，少年足畔，竟倒卧着他两名强悍的手下。

他不知于何时把他俩击倒了，他居然有这样的力量？

此刻，眼前少年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他仿佛蓦然充满了一般突如其来的力量，一股——

杀人的力量！

他的眼神，也变得异常冰冷。

就像是——

“死神”的眼神！

一个为天地履行因果的死神！

柳坚看着少年森冷的双目，竟感到一阵浓烈的死亡气息向自己直罩，双腿登时一软，尿也给撒了出来，他不知何故会这样的害怕，不由自主地哀求道：

“别…别杀我！我…知错了……”

少年静静的看着老公公爆开的脑袋，木无表情的道：

“世上，并没有知错这一回事，我早已没有原谅你的意思了。”

他冷冷的盯着柳坚，只说出了一句公平的判决：

“你，绝对该下地狱！”

接着，拳影一动！

“蓬”的一声，一团东西自柳坚的体内飞出，跌到地上。

那团东西仍在有规律地跳动，灾民定睛一看，尽皆哗然。

这团物体，赫然是柳坚的肠脏，和他那颗小人之心！

鲜血遍地，混和了老公公的脑浆，也混和了小定的哭声，终于把少年人悠悠的唤醒过来，他眼中的冷意，居然又出奇的消失。

他的目光又回复一片迷惘，比适才更迷惘……

他如梦初醒，茫然地瞪着自己那个染满了血、如铁铸一般的拳头，茫然地瞪着惊悸的灾民，似犹不知适才发生何事，骇然问灾民道：

“我…我是谁？”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故没有人敢答。

“我…为何会有……这样的…力量？”

始终没有回答，只有小定强忍身心痛楚的声音在哭嚷着：

“铁拳哥哥…你…快走啊！否则…官府来了，就走不了…哪……”

其他灾民也齐声叫道：

“是呀！快走！别为杀掉这一条狗西被斩首啊！”

少年一时间只感惶然失措。

然而在众人热心催促之下，他惟有发足狂奔。

他如同一头被天贬谪的魔，失掉三魂七魄，迷糊地、盲目地向前乱闯。

没有身分，也没有过去！

可惜，迎团而来的却并非平坦的康庄大道，而是他那无法预知的未来。

衰艳的未来。

那是一个满布参天古树的山。

故此，在那山的深处，终年都只有可以屈指细数的几丝阳光，且还时常弥漫着一层诡异的浓雾。

也间会响起一阵不知从何方传来的女子歌声：

“不会说话的婴儿呀……”

“人生旅程是如此的漫长，自你踏上旅途之始，父母便对你关怀备敦……”

“父母对你的深恩，又岂止米饭这些？”

“故你切不可忘却……”

“父母之恩……”

如泣如诉的歌声，苍凉而带着无限空虚寂寞，就像一个遭子女遗弃街头的苦命妇人，诉说着自己养儿育女的悔恨心曲……

*

*

*

在满山浓雾当中，一条人影正在失魂落魄的跑，正是那个记不起自己是谁的少年！

他不知为何依旧在跑，也许是因为仍染在手上的血迹，他想忘掉这滩血迹，忘掉适才所发生的可怕事。

然而他异常狼狈，踉踉跄跄便扑跌地上，一直向前翻滚……

直至翻至一双脚前方止。

这双脚并不是一双人脚，这双脚是石造的。

少年惶惶抬首一望，只见自己已滚至一尊与人齐高的石像前。

那是一尊女性的神像，神像上还刻着四个触目惊心的字——

“鬼子圣母”！

“圣母”！

神像的脸容流露着一丝诡异微笑，暧昧而阴森，令人一看即不寒而栗。

这个人迹罕至的深山，为何会出现如此的一尊神像？

少年并不勉强自己要找出答案，他只是急忙站起来再欲前走！

就在此时，静寂的空间忽地响起了一个遗离的声音：

“孩子，此路只往西湖，别再前走。”

声音似近还远，少年感然地环顾四周，并不见任何人影，仅得这尊神像。

“谁？谁在说话？”少年大叫。

那声音并没答他，只继续道。

“西湖，并不是你该去的地方，要寻回以往的记忆，你身后还有十条路……”

少年闻言立即转身，定神看个清楚，赫见浓雾深处，依稀有条岔路。

声音又道：

“这些，才是你该走的路。”

这声音为何要阻止他往西湖？是否，在西湖的彼方，正有一件事情在等待着他？

抑或，一个人在等待着他？

前路虽然迷蒙渺茫，然西少年却并没有踏上这十条路任何一条，他反西继续向前走！

声音异常讶异，问：

“孩子，你不想…寻回以往的记忆？你不想寻回父母之恩？”

少年猛然回首道：

“不！我已经感觉到，我的前身一定是一个很可怕的人，拥有着很可怕的力量，我不想再重蹈覆辙……”

他迷惘地凝视前方，续道：

“我只想……”

“重过今生！”

说着不再受声音迷惑，坚决前去。

空洞而死寂的树林内，又再悠悠响起了一阵悲哀的歌声：

“不会说话的婴儿呀……”

“你为何偏要如斯狠心，忘却父母深恩……”

“忘却杀父之仇……”

假如，她还没有死去的话，算起来，今年也该有一千一百岁了。

她与一般贤娴淑德的女子没有两样，惟一不同的是一——

她不是人。

她，姓“白”，名“素贞”，是一条在杭州西湖底下修炼了千年的白蛇。

她还另有一个姊妹。

一条修炼了五百年的青蛇，唤作——“小青”。

两条蛇情如姊妹，一直不问世事，与世无争，可是

忽然有一天，白蛇素贞厌倦了妖精那种枯燥乏味的修炼生涯，她，动了凡心。

她摇身幻变为一绝艳美女，矢志要找一个好男人以托终生；而小青因要追随姐姐，也变作一俏丽少女，伴她一起往寻有情郎去。

终于，二人在杭州西湖畔邂逅了父母双亡、寄居亲友篱下、受尽白眼的翩翩美少年——“许仙”！

一个纯真的初生之犊，与一条拥有千年道行的白蛇，旋即一见钟情，

火热缠绵；这只痴心的蛇妖，还帮助许仙开了一间药铺，令他跃升为小老板，不用再受亲友讪笑。

小青一直皆在冷眼旁观，并劝她别太沉迷，然而为了他，白素贞无视一切！

她爱他，理所当然地全部付出，她要把他一手提携！

一人一蛇本可相安无事地维持下去，可惜……

一日，一个号称“法海”的高僧路过许宅，硬指白素贞是妖物，并游说许仙助其伏妖。

许仙半信半疑，向白素贞多番探问，始终渺无头绪。

到后来，法海坚决不容妖凡相恋，把许仙掳往镇江“金山寺”。

金山寺地形险峻，白素贞知悉后当场大急，便偕小青一起往救许仙，期间当然遇上不少阻挠，险死还生，且还诞下一子——“许仕林”。

最后，白素贞把持心中无坚不摧的爱，排除万难，救出许仙。

满以为可再与许仙相宿相栖，詎料就在她与小青、许仙归家途中，脑后突遭重击，她大惊回首，只见击头之物赫然是集天地灵气而成的法器“盂钵”，而手持盂钵的人，竟是她拼死相救的——

“许仙”！

与此同时，法海亦蓦地理身；原来他早在金山寺内已说服了许仙，许仙亦感妖凡难以久恋，竟忘恩负义地接受了法海给他的盂钵，依计偷袭素贞。

素贞简直不敢相信，兼且为救许仙，与小青已耗掉不少真元；遂一把推开小青，让她逃走，而她自己最终亦为盂钵所收，更被法海囚于“雷峰塔”下。

此事以后，许仙当然得回由素贞所出的儿子许仕林，并续弦再娶，继续“繁殖后代”，开枝散叶。

至于法海，为防走脱的小青会赴雷峰塔营救白蛇，遂以其法力于塔底下了封印，好让白素贞生生世世在雷峰塔下，永不超生……

雷峰塔，遂成了一个永恒而凄美的墓碑，活埋着一只为情粉身碎骨、身死心死的蛇妖——

白素贞！

而这传说，至此已流传了……

假如她不是真的

“这传说，至此已流传了一百年。”

坐在茶寮内的“许伯”轻轻呷了一口茉莉花茶，慢条斯理的对孩子们道。

这是一个甚为简陋的茶寮，位于杭州西湖之畔；而“许伯”，正是茶寮的老板。

许伯已经很老，一头白发不知于何时已脱个精光，光秃秃的，模样看来也有七十多岁了。由于上了年纪，又无家人、子嗣，惟有雇了一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回来帮手。

担子顿时减轻了，生活也过得蛮写意，更有余暇为居于此带的孩子说故事呢！

就像此刻，在茶寮驻脚歇息的除了三数商旅外，还有一群约莫八、九岁左右的村童，正团团围着许伯，“洗耳恭听”他今日所说的故事。

这些日子以来，许伯已为孩子们说了不少故事，例如释迦牟尼如何在菩提树下得道、孟母三迁、甚至在背上刻着尽忠报国的岳飞，林林总总，听得孩子们眉飞色舞。

不过，这些故事似乎都不及今天这个吸引，因为许伯今天所说的故事，竟是发生在孩子们所居的西湖，这个故事，正是——

白蛇的故事。

“什么？”其中一个小孩听罢整个故事后，突然诧异的问：

“许伯，这个传说……至此仅流传了一百年？那岂非是不远以前的事吗？”

这孩子唤作“小国”，小小年纪已长得粗眉大眼。一脸纯真、憨直。

许伯侃侃而道：

“不错，其实算起来，大概是发生在你们曾祖父那个年代。”

另外一个小女孩也插嘴道：

“是啊！我也记起来了！爷爷也曾把这传说告诉我，他说，是他的爹告诉他的。”

“这不正好与许伯所说的不谋而合吗，哈！”小国兴奋的笑。

小女孩忽又紧蹙双眉，道：

“或许…是吧？不过，我爷爷说的故事，似乎和许伯的有少许不同……”

“什么不同？”其作村童也大感好奇的问。